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9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和父亲爬山

□山东济宁 张瞰

家庭相册

我和父亲因为一点琐事,生了闷气。他坐在沙发上,头向后仰着,闭上眼睛,我知道他在假睡。我为自己的莽撞感到后悔,父亲也不想让我难受,他若无其事地说,去爬山吧。

爬山,其实就是到公园里,沿着台阶一直走到山顶。台阶被设计得高低不同,有的地方还刻上字,打上标记,另有一些带弧度的台阶,将本不算太高的山打造得九曲十八弯,走上去还真得费一番周折。

父亲探路一样走在我前面,年近七十的他已经有些驼背,瘦得透过衣服都能看出肩胛骨来。他几近秃顶,只有几根银发在闪光的头皮上硬撑着。他看见一朵大红菇,停下来,急切地喊我快去看,仿佛我从来不认识它一样。我也装得像小时候一样新奇,紧赶几步奔向那朵大蘑菇,拿出手机给它拍了照片。

爬到山顶,父亲已经气喘吁吁,额头上有了汗珠。我们坐到最高点的岩石上,看着远方。

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。那时我因牙疼几天没上学,父亲下班后赶到奶奶家,看到我憔悴的样子,拉起我的手说,走,我领你爬山去。

山,其实是离家不远的矸石山。它是煤矿的衍生物,小火车昼夜不停地从地下将不能燃烧的煤矸石运出,然后几个人合力将车推翻,石头滚落下来,日久天长,成了一座大山。在当时七八岁的我的眼里,那是世界上最高的山,爬上去,也许能够得到天上的神仙。

父亲带着我,从侧面山脚下开始攀爬。我扶着石头爬得很快,到半山腰时,山明显陡了,我每动一下,石头就开始晃动。我吓得哭起来,我想下山。父亲在后面拖着我说,别

怕,有我呢! 你一定能上去! 于是父亲在后边双手围栏一样地张开,既护着我,又留给我活动的空间。我手脚并用,试探着哪块石头能承受住我的重量,有几次我甚至要掉下来了,都是父亲一把将我举了上去! 一路探索,终于到达了山顶。

山顶仍然是石头,除了一条铁轨延伸到地下的井口,并没有其他的景致,但这已足够满足我的好奇心。我大汗淋漓,却非常自豪,我征服了一座山,还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景色,原来站在高处,可以让世界尽收眼底。父亲指给我远处依稀可见的小房子,让我猜那是哪里。那天我在山上站了很久很久,我觉得父亲是天下最有力量,最勇敢的人,有他在,我什么都不怕!

累不累了? 我们下去吧? 父亲问我。我回过神来,看着父亲两鬓稀疏的几缕白发,眼睛不由自主地湿了,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伟岸,不再强壮了呢?

下山的路就容易多了,父亲仍叮嘱我小心滑,小心陡。停下来让我看一只跑过的松鼠,让我猜眼前的是一株什么树,就像我小时候一样。我知道,父亲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哄我开心。

我停下来,爸,我想起了小时候,我们去爬山。父亲惊喜又欣慰地说,刚才我还想到呢! 那天你刚哭过,脸抹得像花蝴蝶,还穿着像蜜蜂肚子一样的横条毛衣。他笑了,嘴里又多出了一颗豁牙。

父亲老了,我长大了,甚至超过他当年爬矸石山的年龄。可在他眼里,我还是那个爱哭的傻丫头,需要他的照顾。他的爱一点没老,却如一座山,越长越高,越来越重。

菠菜鸡蛋面

□河南南阳 魏燕征

舌尖记忆

面食有很多种,这些年在外奔走谋生,不敢说全部尝过,但也吃过不少,然而总觉得和母亲做的菠菜鸡蛋面相比,都差了那么一点意思。

母亲做饭喜欢用大火,炒菜尤其。

架上炒锅,开大火,锅热上油,火苗呼一声噌噌蹿起,紧接着丢葱姜末煸黄出香,再放入肥厚油绿的菠菜,撒少许作料,溜着锅边倒点生抽,“吡啦”一声,高温下香味扑鼻而来,翻炒片刻,胖乎乎的菠菜叶片也由蓬松逐渐塌陷。加热水,不一会儿锅里就咕嘟嘟翻滚起来,接着下面条,用筷子快速拨动打散,等再次烧开,放入事先煎好的鸡蛋,很快汤就变得浓白起来。最后,撒一小撮食盐,搅拌,关火,一锅菠菜鸡蛋面就完成了。

食材简单易得,做法行云流水,而就是这样一碗朴实无华的面,在母亲手里似乎有了魔法,像一根看不见的风筝线,无论多远,都牵扯着我,魂牵梦萦。

刚参加工作那会,家乡的县城才通火车,交通很不方便,正是这个原因,一年到头,我总是年初离家,年尾归来。就这样,我的一年,四季不分只剩严冬。每次回家,提前好几

天母亲就念叨上了,纵然早已不是小孩,可她总对孤身在外的我有操心不完的心,等上了车,更是急切地每隔两小时就打一通电话。两地距离大半个中国,路上要一天两夜,春运期间,运气不好买了站票,那在火车上的每分每秒就更是煎熬。正点到家应是凌晨0点43分,晚点常有,可无论早晚,父亲总会骑摩托车提前到站等着,接上我之后,一通电话给母亲报完平安,我们父女俩就迎着严寒风雪,揣着满心欢喜回家了。

到家是要吃面的,那是慈母庆贺游子归家举行的传统仪式,那是希望游子长留家中的殷切期盼,那是祈祷游子一生顺遂的美好祝愿。

待我掸去身上绒雪,再用热水洗把脸,一碗热气腾腾的菠菜鸡蛋面就端到了眼前,金黄的煎蛋一定是铺在面上的,在从小经历物资匮乏的母亲那代人心里,鸡蛋有着谜一样的营养价值,仿佛世间万物都比之不及! 一路颠簸通常没什么胃口,可这碗面总能神奇地焕发我的食欲,连汤带面一口不留,绵软顺滑一碗下肚,填满了胃,溢满了心,温暖了全身,而母亲在一旁知足地看着大快朵颐的我,像一只羊喂饱了它的羊羔,满面温存。

人的卧室门把手上压下来,直到将房间门打开。而当主人被吵醒,追出来准备训斥它两句时,它又“噌”的一下溜了开去,溜的时候,还不忘蹬一下走廊墙壁,做“飞檐走壁”状,直叫人哭笑不得。

我家在乡下有一片农场,有时会把它带去小住几天。起初还担心养在城市里的猫,可能无法适应乡村生活,却不想它在那里有如鱼得水的快乐。它颇爱在房后的菜园子里散步,感受悠然自得的田园风情,但若引起鸡或者鸡的不悦,便会把它给撵回来;它有时会来农场“蹭饭”的流浪猫打成一片,但某一次闹翻时,竟被流浪猫咬掉了额头前的一撮毛。想想看,整个农场,人在辛勤劳作,狗在看家护院,鸡在认真孵蛋,只有猫肆意活动,不被要求。

我在路过商场里的撸猫馆时,常常会驻足打量片刻。透明玻璃内的彩色房间,各种体态样貌的猫躺在其中呼呼大睡,若哪只猫被顾客抱起,便眯起惺忪的双眼,勉强应付。这些猫和我家的黑猫相比,颇像职场人士上班和放假时的两种状态,好在不会有人要求猫打起精神来迎合自己。

当人们和猫在一起的时候,也会被猫的自在闲适所感染,猫跳一跳脚,便会多一些轻快活泼的空气;猫打一个哈欠,便足以让人卸下生活的重担放松起来。其实人类,有时候也很羡慕猫的生活状态吧? 我想。

故里草木深

□常州 孟青

微情一刻

清明时节,细雨霏霏。雨丝飘落在江南故里,为这片古老的土地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。我踏上归途。

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,仿佛推开了时光的闸门。庭院里,那棵银杏树依旧伫立在墙角,枝叶在雨中轻轻摇曳,发出沙沙的声响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树下,那把祖父亲手编织的藤椅静静地躺在那里,仿佛还在等待着主人的归来。我轻轻坐在藤椅上,闭上眼睛,耳边回响起祖父那温和而有力的声音。

那时的我,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,总喜欢缠着祖父给我讲故事,学知识。夏日的午后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庭院里,斑驳陆离的光影在地面跳跃。祖父坐在藤椅上,轻轻摇动着蒲扇,为我驱赶炎热。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泛黄的字典,开始教我认字。

“这个字是山,代表着我们脚下的大地,坚实而厚重。”祖父指着字典上的一个字,耐心地解释给我听。我睁大眼睛,好奇地盯着那个字,仿佛能看到一座巍峨的山峰耸立在眼前。每当学会一个新的汉字,祖父都会微笑着摸摸我的头,夸我聪明。

多年后,那样的场景依然会走进我的梦里。高高的树、细碎的阳光、和煦的风、白发的老人、好奇的孩子,让我在尘世的奔波劳碌中,每一次回首,都有爱与暖的来处。

我的名字里有一个“菁”字,是祖父为我取的。他告诉我,“菁”字寓意着生命力旺盛,他希望我能像草木一样茁壮成长,充满活力和希望。每当别人唤起我的名字,我都会想起祖父用最美的字赋予我人生最好的寓意,也寄予我深深期许。当遇到困顿逆境之时,亦提醒我要像草木一样,在风雨中仍要傲然挺拔,不屈不挠。

除了教我认字,祖父还喜欢在庭院里教我下棋。他总会耐心地为我分析每一步棋的用意,让我领悟其中的奥妙。“下棋如同人生,需要深思熟虑,才能走出好棋。”祖父常常这样告诫我。在祖父的教导下,我逐渐掌握了下棋的技巧,也学会了如何冷静地面对挑战。那些与祖父对弈的时光,成为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。

当夜幕降临,晚风轻拂银杏叶,祖父总会端坐藤椅上,双手轻抚着那把历经岁月洗礼的二胡。他闭上双眼,仿佛在寻找着某个深藏的旋律。随后,指尖轻挑弓弦,二胡声缓缓响起。那乐声如同山间清澈的溪流,潺潺流淌,带着宁静与和谐。又像是一阵远古的风,穿越时空的界限,带着沧桑与温情。琴音流淌在星月之下,亦流淌进我清澈的心底。我仿佛看到了祖父年轻时的身影,在金黄的麦田中辛勤劳作,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;又仿佛看到了他在村口的大树下,与乡亲们围坐一起,谈笑风生,分享着生活的点滴。一曲毕,祖父慈爱地摸摸我的头说:“音律如同人生,有高有低,有起有伏,但最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。”年少的我牢记这句话,后来也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。

多年后的细雨清明,当我回到故里,深深庭院依旧,草木依旧,而老杏树下不再有祖父,曾经的小女孩也成为大人模样,只有不变的风依然讲述着遥远的情节。祖父对我那份深沉的爱和教诲,却如同这绵绵细雨,永远镌刻在心头。

我的这辆“新日”牌电动车买了快两年了,挺好使,车速放在“低”的位置,最快也就18迈,适合在这样的园子里兜风。这处养老社区盖的房子说是有两千多户,但长住的人家不多,所以这条总长近三公里的环园车道显得特别宽敞和安静。偶尔也会见到三两个穿着利索的老者在上面竞走,但一点不影响我们这种超低速的兜风。

一般的电动车后座较狭窄,我这辆的后面可以并排坐两个大人。小外孙来这儿度假时,坐在他妈妈腿上;婆孙仁,我一块载着兜风。三四月份那会儿,草长莺飞,景致尤好,满眼尽是绿色闪过;进入深秋,开始有点冷了,兜风时需多加一件衣服。

一般兜上一圈后,会在西边靠树林的地方停留一会。有几张散落在林间的靠背椅,在那儿坐一坐,点支烟,发发呆;或走几步到河边看人钓鱼,钓者基本是小区里的住户,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发时间。河里似乎并无多少鱼,一上午钓个三五条算是好成绩了。倘是小小孙跟着一块来,喜欢在这片林子里捡些树枝和树叶,且饶有兴致地堆放在一起。外婆跟他讲:“有一个管树林的老爷爷,腿不太好,你帮他捡的这些枝叶,他可以拿回去烧火做饭吃,老爷爷会很感谢你的。”小家伙对外婆的话从来说深信不疑,捡得更起劲了。

兜风跑得最远的是前几日去了一趟天泉小镇。油漆师傅替我们院子的一圈木地板刷桐油,忙好了请他吃顿饭。小镇上有个饭店叫“山外山”,老板胖胖的,叫虎子,做菜的手艺不错,我跟他事先打了招呼。往返小镇有七公里路,电动车头一天把电充足。没跑过这么远的路,我担心它半路上“趴窝”,还好,吃了饭顺顺当当开回来了。太太说这风兜得过瘾,一路上要过一条长近千米的大坝,两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天泉湖,平时经过都是坐在汽车上,这回是自己开的电动车,有一点坐敞篷轿车的味道。返回时看到了一片蓝色的格桑花,去年春上,我们来这儿采了些种子,播撒在自己院子的一块花圃里,但远没有大田里的长得好。

猫的自在生活

□海南海口 程一鸣

家有萌宠

前年,朋友送给我家一只纯黑色的小猫。小黑家伙刚来的时候,很是害怕人,一连几天都躲在床底下,把墙沿当成靠山,只有想喝水或饿得不行时,才会出来找水和食物,吃完又迅速躲回去。那时想看一眼它,得俯身将头探到床底下,只见它身子隐没在黑暗里,只有一对眼睛如同萤火虫般,闪烁着幽微的光。

一直生活在床底下也并非长久之计,它终究还是耐不住寂寞,尝试着出来活动,但起初也不过是从一个角落藏身到另一个角落,警惕地观察着一丝丝的风吹草动。渐渐地,随着它对家里的环境越来越熟悉,且见大家都是友好亲近的态度,便开始露出了真实的一面,而我们这才知道这只猫的本性是多么调皮。从那以后,家里的家具、飞虫和花草就再无“宁日”了。

每天,它都一遍遍地探索着这个家,高低错落的家具,成了它的峰峦叠嶂和婉转回廊。当它在“翻山越岭”时,经常会碰倒一个杯子,或摔碎一个盘子;它对一切动的物体都感兴趣,经常能从角落拖出一只四仰八叉的虫子,有时蚊子从它头上经过,它都要站起来用双爪一拍,将蚊子击落;它也会在花盆前停留片刻,让人误以为它有赏花的闲情逸致,等走近一看,却发现它正把花的叶子啃得漏洞百出。到了半夜,才是它精力格外旺盛的时候,它若在客厅不甘寂寞,便会一次次跳到主